武備志

武備志卷四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二

南宋一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治亂關
勝負典

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

古人中所難

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擢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illegible]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凡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
日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
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
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
矣陛下不發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
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
爺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
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

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趣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决、監登聞檢院江若

擊首然首破而振尾必不能救譏者已厥首矣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浚大悅

徽宗北遷汴京失守范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建炎二年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㓒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

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贊於十爲師使精權之又是當對之策矣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

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忠有人舟而小舟其跡也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捷者明旦敵舟譟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

且足長寮

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

十年太可亦太激

古今同弊

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張浚聞兀朮將至、檄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屯兵閩興徉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吴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

鏑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既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虜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亾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亾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熈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為怯浚諜

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閒進敗自以十萬衆與浚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浚

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筈關玠
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
兀朮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
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
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
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
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
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

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睍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于羽去于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于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鎭四川大震于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于羽于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中興之時何多才也

徃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巳在前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撤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粱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遁、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

甲兵與
分有數
森嚴

離喝劉蘷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别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𠑽

可法

术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璘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常中左目金人始胥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岓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唯有紀律所以善破敵何貴簡也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搶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　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也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畧考

南宋二

韓世忠至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筭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

詭何訓也

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

鼎日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日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日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

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

所重在從說却先論其將

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刱營壁使但成規模以待廵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内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幺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

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
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
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
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
受王𤫊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
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詭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湖湘悉平、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勸衆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
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
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
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
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不三復此言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釆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术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

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不特編事實是寫傳

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决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其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

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用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倚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𨍏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穎河壬子遂圍城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二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閭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以寡爲多

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圖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

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令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鵞車砲具不用而械成

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

充事之二
關具者
遠韻云
衽不僻

輒瘃、往往困乏、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撳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則

割蘗竹筒狼藉其豆虜馬闘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諠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

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故輒勝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蔴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此書生何減王猛

兀朮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於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

昔之金人至此始號此虜今之金人起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

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瀧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矣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

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枴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

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

錡復廬州、

吳璘進兵拔秦州、間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岳飛爲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僊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躡其後分軍數萬圖海州會

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翼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中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天生此人以續大宋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釆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郤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厭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雖不殺亦不必得志

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同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尋爲其下所殺、俱高宗